北京大学古籍保护

行狀三

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贈太子太保謚文肅王公行狀

曾祖永寧

祖宗仁皇贈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父邦憲皇任山東萊州府通判贈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西安府耀州牛邨里王公年七十一狀

公諱圖字則之其先太原陽曲人國初徙耀州家世孝弟力田景泰中有諱志者明春秋舉鄉試知宜賓縣四傳爲萊州公以詩經舉于鄉歷官有聲跡是爲公父生三子長曰國舉萬曆丁丑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撫保定而公其少子爲兒時質貌魁傑有大人之度稍長從其兄問學博問彊記才思風發年十六淛人徐用簡督學關中擢冠諸生每行部必召公與俱雜諸生中試之所至必第一遂挈公登太華上太白經藍田出潼關浮淮涉江東游吳越關河川陸形勝要害之地前迎後却極目從心慨然有澄清宇宙之志用簡好性命之學周旋杖函微言叩擊臨岐喟然而歎曰吾道西矣丙子舉鄉試第一丙戌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簡討當是時保定公爲御史不附執政拳毆其私人於朝堂以伉直外轉公在史館方嚴易直頎然以公輔自待士大夫推西北正人公兄弟爲之巨擘然南北部黨之萌從此起矣公守簡討十五年於時相一無所附麗四明沈公當國有妖書之獄公少嘗及其門援引古誼極言規切四明

弗善也久之陞右春坊右中允掌南院還坊充
東宮講官以右庶子掌坊事又四年陞詹事
府少詹事副纂修　玉牒又四年以詹事充日
講官又以詹事教習庶吉士次年以吏部右侍
郎掌翰林院公事後服官自宮坊歷亞卿皆不
出詹翰資望最爲深茂　神宗深居大內撰進
講章寒暑不輟肅容法服儼如對御三年外計
邸舍蕭然苞苴牘絕跡庭戶天子察知公公
忠可與寄大政者也萬曆中年黨論滋起山陰
王公歸德沈公之後資地相偪請可以紹二公

衣鉢者咸屈指江夏郭公南昌劉公竝公而三
江夏逐南昌逝物望始專屬于公而黨人之側
目者日甚一日矣當是時富平孫公爲冢宰秦
人幾滿九列而東南之講學者遙相應和羣小
忌而謀閒之會無錫顧公馳書救淮撫乃嗾富
平發單詔訪廷辯東林淮撫是非以爲鉤黨之
計公嘆曰秦人與東林一網盡矣亟言于富平
止之羣小知其所繇解也皆恚恨移兵向公而公
之主庚戌會試也宣城湯祭酒以領坊爲同考
官與知貢舉崇仁吳公爭論闈事盛氣相詬誶

湯之門人王紹徽閒行構崇仁于公公正色拒之於是公與宣城之隙成矣是時大計京朝官紹徽計湯必不免嗾御史之欲避逆察者飛章逐公公杜門求去　上不許乃仍主計事湯亦竟坐不謹罷諸附湯見黜者及惜湯之黜者與夫向之忌秦而閒東林者攢耳幷目雄唱雌和聚族以求逞于公公求退堅言者持公愈急公乃抗疏別白極論湯所以被察與紹徽等所以媒孽見中之故削株掘根窮底裏其詞直其事核其心事已曉然于天下然後移疾出國門浩然長往以申明不可則止不受汙辱之義蓋公之以古大臣自處者如此後先求去二十餘疏皆奉　溫旨慰留又傳諭內閣挽留者至再既去　上猶不欲舍公姑令給假又三年始以病予告丁巳內計羣小方用事遂以糾拾中公是時　上方有所重怒當事者從中下其事　上遂不得終庇公以　神宗之神聖知公之深而爲黨人刼持卒不能自行其意此可爲嘆息者也泰昌元年敘　光宗講讀舊勞蔭一子天啓二年以原官起用四年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居無何而逆閹之難作其
夤緣至大官居中用事如紹徽喬應甲者皆辛
亥被察所謂附湯見黜者也應甲有狂易疾紹
徽用之撫秦將起大獄公雖削籍家居睚眦連
引洶洶如不終日紹徽死事少緩而公遂屬疾
不起天啓七年六月十五日也嗚呼哀哉紹徽
深中多數當秦人勢盛時自詭不附桑梓以表
異于時其中考功法也天下爭惜之而以公之
斥紹徽爲過及其交關宦竪蕩掃名節鄉里塗
炭海內咀嚼然後天下如酒醒寐覺始知此一

輩果奸邪小人辛亥之察典是非邪正始判若
黑白而公之力擯紹徽在彊壯逢蟲氣虛譽翕集
之日其蚤見辨奸爲不可及也初公之子淑抃
舉萬曆丁未進士官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再
坐公罷官削籍如宋黨人子弟故事公卒淑抃
跼蹐苫凷未敢具禮　今上即位所司援例具
上淑抃亦詣闕追訟　上乃贈公太子太保賜
謚文肅蔭一子予祭葬如故事淑抃乃以崇禎
元年十一月大葬公于牛邨之裕慶原嗚呼奸
佞者施生僇死忠正者生榮死哀令紹徽有知

遊竈殘魄寧不媿死地下語有之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有之蓋棺論定豈不信哉公明允篤誠忠君憂國出于天性登朝以後貫穿典章諮諏政術參國論與大議矯尾厲角有倫有要聞者咸傾聽悚伏語及于朝政得失天下治亂容有慼而色有墨側然若疢疾之在躬也與人交推心置腹洞見肺腑尉薦賢士大夫如恐不及小人在側割席分坐必遠去之乃已故士之豫附公者望而知其爲青天白日其畏而忌之者則以爲秋霜夏日惟恐其不吾容也詞林之官類皆寡言低首優游養望以待拜遷公獨不然居官奉職敬共夙夜不以閒曹冷局少自假易甲午典試福建初用京朝官御史用監試法相壓公抗詞斥之大聲琅琅徹鎖院入朝上言其事御史服罪省試官得專舉其職公之力也癸卯以南院署國子監事摳衣升堂頌禮嚴重六館士畏服逾于真祭酒拔今相嘉善公于儔人中遇以國士先侍郎與故相華亭公之父卒業南雍皆被賞識又因二父以知其子皆曰公輔器也萬曆閒館閣有所謂四錢者其三出於公之

門翰苑以爲美譚公延見門人故吏娓娓論天下事分日移晷語不及私所謂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者也嗚呼山陰歸德吾不得而見之矣福清以後宰執拜除不可勝記其賢不肖亦不可勝道也以余所見謀王體而斷國論在公伯仲之閒者高陽一人耳公之不得相天下與天下之不得相公也而豈細故也哉生平不事生產不通聲色焚膏宿火老而不倦有文集奏議若干卷文體頗評史記側講筵日錄玉堂制草牘客偶談又若干卷娶安氏繼娶沓氏皆贈淑人子一人即淑抃孫若干人公天性孝友保定公性方嚴事之如父師既第猶名呼公捧手唯諾惟恐後毋左淑人蚤世育於保定之毋雷雷病痢公和劑嘗藥旬月不解帶其卒也疏請以歸會葬明有報也君子以爲禮保定公之教戒淑抃也如其子淑抃罷寶坻令歸懼杖責候其出獵平巾短衣迎拜道左僅而得免公兄弟之家風如此及羣小傾害公甚閉同氣僞爲淑抃効保定章流傳邸報公上書言狀　天子爲下其事購捕主名然後天下知公兄弟果無閒言

而因以知淑抃後先之被錮果以公也淑抃葬公後四年自秦之吳閒關跋履而告於謙益曰古之撰行狀者爲考功太嘗議謚及史館編錄地也今先君幸徼易名之典矣國史有傳玄堂有誌則槩乎未有徵也敢具歷官行事狀以累吾子謙益衰遲白首慙負師門追惟二十年餘登頓跲蹷寤與黨論相終始痛定思痛有餘感焉當庚戌辛亥之交陰陽交爭龍蛇起陸援公者欲登之九天擠公者欲墜之九地高墉深壘隱若敵國公左足一動班行頓空黨人猖披不可禁禦其爲世道重輕何如也天啓初元朝論乍清舊學再起於時樞軸一新物論改易視公如眉之著面以爲殆不可少耳而枋用之意則已衰矣然而羣小之恥恥於公摩厲而思剸刃未嘗須臾忘也向進則以宿素謝榮鈞黨則以渠魁重禍君子之薦樽者如南箕北斗僅有其名而小人之齮齕者如骨鯁血怨死而未已故吾以爲世之正人君子欽公之賢而歎惜其不遇者蓋有之矣若其畏之深忌之之切悉力而排之窮老盡氣而不悔固不若奸邪小人知公

爲尤深也伏惟辛亥察事具在　定陵錄中蕉園之稿流傳人間者固以脫落蹉駁不能備舉其本末矣而況於一字之褒片言之貶乎又況於二十餘年之後見聞異辭又將指歷昌之年爲隱桓之日乎謙益舊待罪太史氏竊取書法不隱之義作爲行狀其或敢阿私所好文致出入曲筆以欺天下後世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謹狀崇禎七年十月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門生錢謙益狀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簡討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繆公行狀

曾祖玉

妣惠氏

祖桓皇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妣桑氏皇贈淑人

父炷皇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妣夏氏皇贈淑人

爲尤深也伏惟辛亥察事具在　定陵錄中蕉園之稿流傳人閒者固以脫落蹖駁不能備舉其本末矣而況於一字之褒片言之貶乎又況於二十餘年之後見聞異辭又將指歷昌之年爲隱桓之日乎謙益舊待罪太史氏竊取書法不隱之義作爲行狀其或敢阿私所好文致出入曲筆以欺天下後世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謹狀崇禎七年十月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門生錢謙益狀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簡討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繆公行狀

會祖玉

姚惠氏

祖桓皇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姚桑氏皇贈淑人

父炷皇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姚夏氏皇贈淑人

本貫嘗州府江陰縣東興里
天啓四年應山楊忠烈公劾奏逆閹江陰繆公
在左坊羣小懇公於閹謂繆與楊厚善老於文
學奏草實出其手閹銜之次骨是年推公掌南
院疏閘不下旋移疾乞歸勒令致仕明年坐楊
公獄詞牽連追贓又明年詔下急捕公公坐檻
車取故紙敗筆籍記其平生使其子授予曰敢
以是累後死者公歿子時時捧其書歎且泣曰
予兩人同里同館同志同隸黨籍城西之亭北
寺之獄行且從公而後何暇以餘生游鬼理筆
札之責乎後十年子又坐黨放逐家居久之喟
然而歎曰嗟乎予於公乃今可以言後死矣其
可以已謹按公諱昌期字當時舉萬曆癸丑進
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丙辰授簡討請告歸里十
年　熹宗初補原官主湖廣省試壬戌升左春
坊左贊善冊封建德王甲子復命升左諭德是
冬勒致仕又三年而有逮捕之禍丙寅四月某日
奉命于詔獄今上即位詔贈詹事追及其二世而
蔭一子入監公之先爲嘗熟人居小山之湖橋國
初徙江陰曾祖王父及王父皆爲儒任俠修長者

之行其父母馴行孝謹饘耕相敬有古儀法雖其
聲名不出閭巷而鄉之言家風者歸焉公少負雋
才邑令詔安胡士鰲賞異其文問知其父連染繫
郡獄立請出之弱冠有盛名遠方宿儒多摳衣受
業無錫顧端文公延致家塾端文前輩名家公與
之上下議論才辯蠭涌端文無以難也年三十九
舉於鄉兩都人士聚觀歎息以謂衣冠有異如唐
之李邕矣公與同年生顧雲鴻鏃礪志節以古人
相期許予從雲鴻識公於公車雲鴻歿經紀其喪
事遂定交端文與高忠憲公開講堂於東林公退
而語予東林諸君子有爲講學而有意立名黨錮
道學之禁殆將合矣公既登朝癸丑甲寅之閒朝
論攻東林甚急還觀其所爲壹皆便文養交蠅營
狗苟附時相走私門惡清流清議爲害已欲鋤而
去之者也公未嘗心許東林而疾黨人滋甚每歎
曰吾惟恐人爲僞君子肯與人爲眞小人乎往往
肝衡扼腕形於言色朝論遂以東林目公公弗辭
也當是時予以史官里居羣小畏予之出而忌公
之翼予也曰必亟剪之是將令虞山速飛於是嫉
予者亦移師向公矣乙卯有　東宮挺擊之事御

史劉廷元以風癲蔽其獄提牢主事王之寀抉摘主謀御史劉光復主廷元議疏攻省垣之右提牢者、爲之評曰一御史以風癲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御史以奇貨元功四字抹摋忠臣義士之寀戇以公言爲徵廷元頓足曰繆官史館安得司空城旦書耶吾屬他日無噍類矣明年將散館工垣劉文炳再疏侵公甫拜官未上移疾歸又明年內計公與予竝中蜚語南昌劉公掌院力持之而止自時厥後予兩人取次爲黨人射的黨人之忌余甚於公而其恨公而欲殺之也尤亟於予則以

挺擊前議也天啓初逆閹已驕橫殺光廟伴讀安逐南昌福清葉公召至公正告之以謂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公三朝老臣當以去就爭之力竭其漸無令中人手滑福清遷其言頷之而已又二年高邑趙忠毅公爲冢宰號召海內清名之士澄汰品流塞絕徼倖公與高公楊公及桐城左公嘉善魏公參預其議位置標榜傾動朝著朝右皆側目掎手怨詛交作楊之草疏也公密告左曰內無永外無文襄一不中而國家從之可幾倖乎左默然不應疏上福清言於閣曰此豎在君側

小心一旦去之不可易得公勃然曰誰爲此言者可斬也福清色變而起號於人曰西谿欲殺我西谿公自號也福清口語籍籍流聞大內與草奏之說相應而公之禍不可解矣公罷歸未踰年劉廷元以副院入坐贓未竟旋被收考無何王之寀亦考死廷元者故所主風癲御史也被收日出就廳事邑令岑之豹遽前捉其手妻妾不得訣別惟聞銀鐺聲琅然撼版扉慟哭徐傳語慰勞而出閣既飲章補公織閹實誣奏始上旦有收捕五人後命公中塗得之疾呼家僮曰虞山免矣喜見顏閒忘其身之在貫索也詔獄死狀秘外人莫得知四月二十九日櫜饘中傳出寸紙自是而絕五月二日獄吏以死上竟莫知何日也正統八年六月閹振殺侍講劉忠愍公球忠愍之亡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家人始得聞其譯祭自二十二日後凡三舉蓋疑之也今公之絕命則未知其爲四月爲五月也而其家遂以四月二十九日爲忌辰忌辰一也劉則疑之繆則意之亡於禮者之禮孰是而孰非均可以痛哭矣其斂也十指墮落捧掬置兩袖中蓋閹以草奏故屬獄吏

加梏拳焉其宅楚毒備至又可知也閹自以爲得甘心於公不知其代人操刀爲議挺擊者釋憾也嗚呼慘矣哉公天性純孝父末疾臥蓐十七年午夜聞謦欬惙惙若杵臼撞胷趣整衣立牀下執喪致毀踰禮覃恩再贈皆以制詞屬予肅拜請乞涕涔淫覆面也邦君大夫少受一言之知使車往來必枉道過其家哭其墓與人交推賢讓能救過分謗死喪急難爲之側席而坐作秀才時即以民瘼吏敝爲已憂邑令臧罪狼籍官舍有井闌唐李嘉祐于刻詩句載以歸楚任滿營求保留公移書逐之去江陰民比屋讙呼曰繆舉人活我癸丑上公車無以辦嚴刺促借貸幾不成行雅不欲以廉潔自喜曰此細事耳樂易疎豁不立厓斥少而讀書於所謂西谿者既貴誅茅種樹棲息其中度阡越陌與田夫牧豎偶語呴濡疾苦爾汝相狎軒車造門意有不可直視旁睇手掇衣裾一揖之外忽忽不相酬對好爲人規切過失不少鯁避或其人護前諱短面頸發赤更刺刺不已信心而行衝口而言事過語闌如飈廻浪息都不省記而褊心之人驟

而與之值者鮮不以爲深衷溪刻頷有鱗而胷
有甲也同年進士醵金讌會戚里接席觥籌錯
互公至兀傲據上坐視殽胾嗅茗椀卒發一語
舉座愕眙失色久之欠伸思睡顧左右取馬去
坐客始叫呶相慶更酌盡歡閹焰之方熾也士
大夫或中立祈免公從衆中面數之其人赧而
亡去公顧問曰彼得無未喻吾指乎蓋猶以爲
有隱乎爾也嘗爲人撰制詞或訴之曰彼賣公
去矣一日來謁使人尾其後追還其名刺而焚
所撰稿於通衢行人走卒塡咽聚觀弗顧也初

欲柅揚疏其既上也匹馬過從朝於楊而夕於
左閒弗往則雙藤以拒門往往離立長安道上
停車拊馬戟手罵詈閹刺探已十餘曹公等故
自若也生平不識酒醴不好歌舞客至設食糗
餈錯列餦餭雜進劇談極論移日分夜客皆踦
倚假寐公方整襟危坐如昧爽盥頮時榷情僞
計成敗揣摩天下事不失毫髮几席戶牖之閒
多受人欺紿瞪目顧視而已爲人謀周詳微密
處分井然至於屏營箱篋籌算錢穀心慵手懶
雖庸夫稚子皆睨而笑之口多微詞兼好諧謔

就急徵行至毗陵驛舍緹騎抹首韡袴猙獰植立與客談時宰諂附高邑狀俯躬起立佤聲折支曲盡情態緹騎爲讙笑失聲其跌宕嗢噱紆緩可笑多此類也讀書爲文不事訓故不傍注脚聊且繙閱通曉大意穿穴解駮別出新理陶淵明書不甚解孟浩然學不爲儒庶幾近之虛懷下問自視歉然每語其門人子弟勸學曰無效吾腹笥枵然爲貧子捃拾度日也嗟乎世之高冠長劒大儒臚傳者多矣其亦知公之自命大學者乃所以爲善學也歟公生於嘉靖壬戌七月既望其歿也年六十有五娶李氏累封淑人生男子五人女子五人李柔靜仁恕有婦德痛公遇難蚤夜呼憤得疾驚惑不嘗以死李有姪曰應昇官御史後公考死所謂收捕五人者應昇其一也考諸國史詞臣死閹難者惟劉忠愍一人後一百八十三年而得公　天子既愍而恤之矣而易名之典猶有待焉或曰有尼之者也遡公之爲人篤於君親重於名節厚於朋舊慎於取予是其所長也勇於爲人急於疾惡疎於防奸忽於酬物是其所短也其所短者雖

有深讎積怨吹毛索瘢亦不過如此而已矣而其所長者耿然著明如秋霜夏日顧猶有異議焉何哉忠愍以血裹葬公以墮指斂死無皐復殁無家忌後先慘死冤動天日獄卒之殺忠愍者悔作逆天理事懊恨成疾未幾而死羅文恭公記其事今之士大夫讎公於死後會不如忠愍之獄卒是何可令文恭見也恭惟甲令大臣應得謚者禮部廣加咨詢稽覈名實應謚而未謚者覆奏補給固非一人一時所可得而專決也當都堂叢議時予已罷歸無從奮筆彈駁謹撰行狀一通上之有司他日節行定謚廷辨可否庶幾可考信不誣謹狀崇禎八年七月望日舊史官嘗熟錢謙益狀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八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九

行狀四

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晉階朝列大夫管

公行狀

曾祖江

祖和俱不仕

父鰲封承德郎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母錢

氏封安人

蘇州府太倉州某鄉某里管公年七十三狀

公諱志道字登之世爲崑山人割隸太倉所居

近東海學者稱爲東溟先生生六歲讀書塾中
能幷羣兒之所習補博士弟子員强學矯志文
行嶄然嘉靖甲子耿恭簡公以學使者唱道東
南檄公與焦公竑李公士登入留都明道書院
而公爲都講隆慶丁卯郡守廣平蔡公闢中吳
書院簡習郡之孝秀而公爲大師公長不滿六
尺聲如鼓鍾摳衣升堂頌禮甚嚴嘗稱曰士必
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根器而後可以載道
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之力量
而後可以立身諸生爲之改容易慮人皆名管
氏學矣庚午舉於鄉明年中會試除南京兵部
職方司主事裁風快船三百艘攤江濟兩衛以
蘇貢艘之困復裁馬船餘夫募材官以備浦口
四十八衛軍讙聲沸江水而浦口始有屯戍矣
江淮悍卒謀殺千戶軟血署名約日爲變公窘
檄衛弁簡壯士數十人備干掫而竄渠魁主名
其中詰而縛之堦下變遂息丁太公憂服除補
刑部貴州司主事公入朝江陵奪情議起舉朝
交章請留公與沈修撰懋學趙簡討用賢閱行
過從獻欵嘆詫沈趙詒書具疏皆與公商訂而

後發趙逡與諸言者拜杖闕下長星亘天中外恟駭公謂沈子當速去無負趙汝師中夜飲痛槌床撫心縱斯人改圖爲伊周終不入其牢籠以負翟黑子矣明年戊寅春大婚禮成公上疏曰臣竊觀今之時勢以未流事例爲綱紀而不究法之所從來以牽合世情爲中庸而不處弊之所底止駸駸乎極重不可反矣及今不救後將無及謹考覈　祖宗成憲及當今事宜撮其緊切重大者條九事以聞一曰復議政之規二曰務講筵之實三曰闢進言之路四曰公銓選之法五曰釐巡察之弊六曰處宗室之繁七曰定河漕之策八曰核邊陲之弊九曰核取士之制其曰復議政之規者謂　太祖既革丞相事權分屬九卿羣臣奏事即於御前面決可否取旨奉行未有殿閣大學士預機務也永樂中始以編修解縉等預機務然面奏取旨仍舊未有票旨批發之事也　宣廟始令閣臣楊士奇等尚書蹇義等票旨以進然每遇大政令大臣面議處分不盡從中批發也正統初　英宗以冲年踐阼三楊因權創制每日早朝許言事八件

閣臣預處白上臨奏傳而行之自此法一行
天子鮮御午朝九卿不奉面議而宮府之閒壅
蔽假竊日以弘多矣臣以爲今日欲　陛下親
決萬幾輔臣公持國是則宜復午朝之制朝廷
有大政事應會議者該衙門先具事繇送御次
日午朝公同面議取自上裁至於中外章奏必
須一一經自御覽默察是非或預令輔臣分票
旨以進而出與九卿面決或閒令九卿各擬旨
以進而入與輔臣裁定務求至當不嫌異同則
天下洞然知上意所嚮而大臣之恩怨亦潛消

矣其曰闢進賢之路者謂高拱在先朝自擅吏
部之權而廣布腹心于科道有爲之排擊同列
輔臣者不幾于律之所謂姦黨乎有爲之文章
稱述救解者不幾于律之所謂上言大臣德政
者乎此無他大臣惟憚言官之能劾已而輕視
諸司言官唯恃大臣之庇已而蔑視公論也臣
讀臥碑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馮堅一典史
也條陳開國政體而　太祖納之潘叔正一州
同知也建言會通河事宜而　成祖用之豈獨
科道之言爲重哉自隆慶以來各衙門言事者

始寡而科道之言又未必盡出于公臣恐耳目之漸壅也然臣以爲不除言官之廷杖言路終不得而開也臣願　陛下永勿以廷杖加諸言官而鎮撫司亦非拷掠言官之地即有以言得罪者下法司鞫問情實罪不可赦律例自有明條死且瞑目況生者乎如此不惟言路大開而和氣且薰蒸宇宙開矣其曰釐巡察之弊者謂按臣代　天子巡守實一方司命也今流弊大約有六一民情太隔一案牘太煩一趨承太過一耳目太偏一名實太淆一憲綱太峻而所謂

憲綱太峻者國初畀巡按以糾察之權又慮其秩卑爲方面官所壓故令與都布按三司分庭抗禮知府則相向長揖而讓左體亦隆矣今兩司素服而謁知府屈膝而參豈憲綱之舊哉方面官大計京師以素服參部院蓋倣成周冕服見天子囚服歸司寇之意至於王官出使雖序諸侯之上未聞諸侯以素服見也太守等古諸侯國初最不輕授自屈膝按臣京朝官始薄郡守而吏治浸不如古宜一循國初之舊仍申明憲綱令外臺官與御史得互相糾察所以乾頹

靡振風紀莫先於此江陵方總攬威福把持中外公欲驟奪其柄以歸人主深中其所諱爲之膽張心動上言德政廷杖言官雖譏切時政其詞直無以罪也而心計公所條憲綱自　世宗朝習爲故事一旦出公於外則公既不能不自顧其言而御史又不能不自顧其體兩相顧恤且兩相枝柱而公始不得不坐困遂遷本部山西司員外甫三月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南韶道公知江陵之困已也命下之次日復申前疏以遵勑諭申憲綱請將入粵上風紀未盡事宜凡十二款兩疏皆言外臺事持論嶽嶽不以權臣欺壓少爲衰止則固已氣吞之矣明年春單車之任廣當羅防用兵後方議搗巢議開礦公奏記制府曰勦殺之勝不可徼果徼也必貽焚林竭澤之災開採之額不可繼果繼也必啓摸金搜珠之漸議乃寢英德之礦徒南韶之江盜連江之山賊囊橐竄逋盤互扇動實軍伍嚴連坐覈徼巡分要害方略井然嶺海肅乂而中朝趣御史龔某露章逐公降一級補鹽課司提舉明年外計以老疾致仕海忠介公折簡讓

龔奈何不能爲國家容一正人龔每握筆嘆恨生平名節壞此禿管中矣江陵歿御史饒位李瑁顧雲程交薦公僅引例復僉事衡致仕歲辛卯有哮孚酋之變九卿臺省舉尚寶司丞周弘禴閱視寧夏弘禴上疏揣愚分以讓真才曰臣私心所推轂自謂不及者二人一則原任僉事管志道一則原任副使隨府志道心品忠赤意思深長決策運籌八面應敵故新建伯王守仁之亞也隨府騎射絕倫膂力兼衆激昂慷慨千里折衝先總督劉燾之儔也臣極知器識不如志道技藝不如隨府故不若罷臣而用二臣也隨府之被降只以性氣欠平爲忌者所搆欲用之易也志道爲故相張居正所深惡假考察例禁錮臺省諸臣翕然特薦部議復其致仕而未即起用非以考察例不可破乎不知京考外考其例一也主事趙世卿以修陳爲居正所惡吏部尚書王國光以王官陞隨以京察罷志道亦以修陳爲居正所惡王國光以提舉降隨以外察罷世卿既可破京察之禁志道獨不可破外察之禁乎國光阿奉故相禁錮志道其事尤可駭

異兩司與撫按不協例止調省同時布政勞堪與巡撫爭禮于澍江志道以僉事與按臣爭禮于廣東堪以原官調福建志道以憲職降提舉一異也聽降者必俟本官起文赴部隨行降補志道身未離任即補提舉又補廣東夫廣東之僉事與廣東按臣爭禮而即補廣東之提舉以挫辱之二異也志道自審進退具疏乞休此萬曆七年六月也國光停疏不覆必至八年正月方以註疾提舉考之不准休致于半年之前而以疾考之于半年之後且未任提舉而考以提舉年方壯強而考以老疾三異也今不援趙世卿之例爲志道昭雪又欲假志道立例而禁錮後來建言得罪之忠良乎臣愚謂志道之黜必無以服人心而其才必可以備緩急伏乞

勅下銓曹再採輿論或從臣之論先將臣

賜罷有裨公論大明而察典益重不惟臣可藉手以不負

陛下亦可藉手以不負諸臣之交章薦臣矣於是吏部覆弘論疏特起湖廣僉事分治

辰沅公以錢安人老疏請休致候命蟲口工科
李養質奉當國風旨劾公部議謂科臣言風聞
失實管某宜遵命供職而回籍聽用之旨從中
下矣丁丑之事公實先沈趙抗議固云明年大
昏陳當有勸　主上躬攬萬幾之疏摩切柄相
落其機距非後於論起復也改革之後陸莊簡
李端肅在事羣賢縛力邪許推輓而鄉衮當國
搖筆去公如振落葉公自此決絕仕進壹意以
鳴道淑人爲事矣嗚呼天之有意於斯文也而
豈人力也哉公少篤信好學精研五經性理確
然以聖賢爲己任壯而從耿恭簡游與聞姚江
良知之旨已而窮究性命參稽儒釋疑義橫生
心口交瞽經年浹月坐臥不解衣久之縱橫體
認專求向上本儒宗以課業資禪理以治心視
世間詩文著述不啻如空華陽燄矣隆慶己巳
應選貢入北京閱華嚴經於西山碧雲寺至世
主妙嚴品頓悟周易乾元統天用九無首之旨
與華嚴性海渾無差別豁然若亡其身與太虛
合炤見古往今來一切聖賢出世經世乘願乘
力與時變化之妙用大概理則互融教必不濫

順而相攝則以師家退就弟子列而顯彼之道
逆而相成則以同盟擺成敵國勢而樹此之標
或庸德庸言隨順衆生以示同或特智特勇首
出庶物以示異時而潛則韜光以磨性種舉朝
野而莫識其威音時而亢則遠衆以冒譏嫌通
古今而難白其心事位在則悶實而彰權又或
不純任夫權而以實終之道在則廢權以明實
又或不純顯其實而以權參之應濁世之機緣
則大聖或修偏行而迷心者反裁以胡廣之中
庸當逆行之變局則至仁徑發殺機而執見者
將責以宋襄之仁義種種出沒種種張弛各有
條理難可思議此無他龍德不可爲首也孔子
無可無不可子思親承家脉故曰竝育竝行川
流敦化孟子而後全體太極貫通三教者周元
公一人耳大抵孟子以前道學爲上達乾元一
路孟子以後道學爲下達坤元一路蓋孔子之
所重者唯易易道與天地準故不期與佛老之
祖合而自合後儒之所執者唯孔孔教與二教
峙故不期與佛老之徒爭而自爭士生斯世自
有祖述憲章之的焉吾夫子師老聃而友原壤

何損于聖而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教在素位而行粹然不可雜也此祖述之所在也我聖祖攬二氏以通儒而各理其條貫以儒治儒以釋治釋以老治老與其相叅而不與其相濫此憲章之所在也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見欲圓即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極而至于事事無礙以通竝育竝行之轍矩欲方亦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推而及於法法不濫以持不害不悖之衡公之書浩汗宏肆論辨蠭

涌囊括百氏鎔鑄九流可以使五鹿角折白馬口柱然而大端具此矣作六龍解發明乾元用九之奥義也乾元之位一其數九用九以九爲用也純陽之卦用皆天則以乾元謂以純天之德而用純陽也六龍純乎天德寧有首不見其首而以時乘之則觸處可以爲首時潛而潛即潛爲首時見而見即見爲首人見之以爲首而羣龍未嘗有首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知至之知太始也知終終之見天則也知至難矣知終尤難天地無終萬物

無終聖學焉得有終至于從心不踰矩之後而聖學之成終愈不可窮至者至於何地終者終于何地孔子發此二字於乾爻中非指乾元而何至乎乾元則顏子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之頃是已終乎乾元則必滿其資始統天之量而後可是以有過此以往窮神知化之說也聖學不達於知命從心則至之果未結不達於大明終始則終之果未結此孔子仁聖二學之究竟處也程朱以後不知道岸之所歸使二氏之狂徒詆吾儒爲無窮究竟之學諄諄揭此義爲孔子表上達之學贊佛果之至處即贊乾元之至處贊乾元之至處即贊孔子至之終之實際處也論潛龍則曰有堯舜之德而不飛有孔顏之學而不見者也非中庸不稱龍非遯世不悔不稱潛有善世之中庸有遯世之中庸別潛於見者所以稽見龍之弊也論見龍則曰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豈必在飛龍之位故天下文明歸諸見龍之德施焉然聖人在下位亦何敢自任作師之道但以庸言庸行見於世而已孔子乘見龍之任存惕龍之心禪見於惕所以救

見龍之窮也論乘龍之聖人則必以九五之飛龍爲首操三重之聖王出三界之法王其選也合堯舜文王孔子與佛老同入乾元因果位中此則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其現相有勝劣現教有權實固一生之時位亦多生之願力故曰見羣龍無首唐宋以來儒者不主孔奴釋則尊釋卑孔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籬故以乾元統天一案兩破之也五龍皆立於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之地而亢獨不然以進爲正則不顧其退以存爲正則不慮其亡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乃其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非亢不足以見聖人非聖人不能亢伊周之處亢尚未履喪亡之地然聖人固應有喪亡時矣謂亢爲非龍而聖人必無死地者此後世閹然媚世之學脉而非龍德也耿恭簡讀而歎曰不圖待盡之日忽得此奇天假以年吳門雖遥亦當徹皐比負笈受易卒業不令張子厚獨著聲於關中也尚論孔子則有爲孔子闡幽十事世咸謂孔子以刪述接千古帝王之道統公獨闡其終身任文統不任道統道統必握於有

三重之王者此於文不喪天述而不作之案叅之其事一世咸謂孔子以講學樹天下萬世之師道公獨闡其終身居臣道不居師道師道必遜於作禮樂之天子此於夢見周公竊比老彭之案叅之其事二世咸謂聖人不生則已生則必有刪述之六經有從游之七十二子公獨闡孔子設乘不易世不成名之潛龍寧有六經設乘不在天不在田之惕龍寧有七十二子此於天何言哉及中庸遯世之案叅之其事三世咸謂大成之聖人不見於世則已見則必不爲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公獨闡孔子設有遜國之事在先有養老之遇在後必不從鷹揚而從叩馬如伯夷設有叔梁紇顏氏在堂有盜蹠之弟在外必不從周流而從三黜如柳下惠此於天下有道不與易及父母在不遠遊之案叅之其事四世亦知聖人之學莫深於知天命而孔子於五十進之公獨闡知天命不專以理兼通氣運是以能知文之在茲能知百代之損益斯乃大而化之之終聖而不可知之之始也此於易傳何思何慮過此以往窮神知化之案叅之其

事五世亦知聖學之傳莫要於聞一貫曾子獨得其宗公獨闡聞一貫尚屬悟門實之必以行門是以聞道雖同而曾子不得與顏子同稱好學子貢默銷多學於一貫而不以言唯其悟境亦在曾子之上此於孔子問汝與回也孰愈合諸家語得賜得回之案參之其事六世咸疑孔子與西方聖人不同道公獨闡其敦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經世之中有出世方見孔子之道之大此於乾元傳中大明終始乘龍御天之案參之其事七世咸疑孔子問禮老聃之事爲謬悠公獨闡其猶龍之贊與受盛德若愚之贈俱是實事名曰問禮實參道德方見孔子之心之虛此於曾子問助葬巷黨聃呼丘名之案參之其事八世咸忖孔子之從先進在周初之禮樂公獨闡其以野人爲先進必遡黃帝堯舜以上而及於衣裳文字未立之先蓋聖人懷古之思之遠也此於志大道之行與追太一之禮兩案參之其事九世咸忖孔子得位必不圖桓文之伯功公獨闡春秋之事必用齊桓晉文孔子得遇齊桓必繇管仲九合一匡之轍但不繇

其三歸反坫以奢僭分君過蓋聖人匡時之權
之審也此於志在春秋與義取魯史兩案參之
其事十其論孔門諸賢則曰孔子羣龍無首之
學顏子子貢步趨焉顏子蓋智及而仁守之矣
子貢似仁守之力未充故鍛鍊獨窓晚年入顏
子地位無疑曾子以弘毅任重道遠不無有首
意在而不忘若亡若虛之故友則意又向於無
首較諸顏子子貢委身默贊夫子寧首人而不
首已者則有閒矣子思敏達不下子貢弘毅不
下曾子中庸一篇宛然無首之家學至孟子而
龍首全見矣以孟子孔子歿後一案證之孔子
存日以顏子子貢爲二輔襄子思之喪祖者匪
子貢其誰主門人治任入揖而子貢築室獨居
非徒戀師之切以了道也非將悟而求亟悟則
已悟而靜以養之也曾子啓手足而戰兢始免
子貢之戰兢卽免于築室之時無疑也以夫子
事有若古人尸祝祖禰事亡如存之眞意也三
子未便是無首之龍而此舉却從無首脉來會
子未果是有首之龍而此執却從有首意來孟
子執曾子以裁三子正從曾脉中來也其論孔

子之惡鄉愿則曰誅鄉愿正所以誅亂賊也凡亂賊之得行其志者不自帶鄉愿之標必有爲鄉愿者輔之田恒以厚施篡齊三晉以得人分晉故曰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鄉愿竊仁義之尤者也周以鄉舉里選取士春秋時三物之教雖衰士猶從鄉評中出所以養成鄉愿者有本而其流不盜國不已欲斬亂賊之根先自誅鄉愿始鄉愿而外又有反中庸之小人鄉愿有忠信廉潔之似用之以媚世其格局尚小小人有時中之似駕馭之以籠世其氣力尤大三代之後有爲亂臣賊子之羽翼者必鄉愿乃爲亂臣賊子之渠魁者必無忌憚之小人今世不受楊墨之害而受鄉愿小人之害以此知孔子之立教遠也其辨儒釋之低昂則曰孟子四十不動心豈非偏近神光雪際安心慧能燈前見性之悟境晦翁晚年悟禪其因地亦豈後於五宗若程朱者殆修道位中之人暫隱夙生見地而末乃歸根耳以孔子之道眼合如來之佛眼而參炤之則一切訶佛罵祖稱單傳之龍象者未必非行未起解未絕新發意之衆生而純

臣碩士具大人相逈出凡流者卽不參禪不講學安知非行起解絕之大士也佛雖以一大事因緣出現當其整頓綱嘗雖絕口不提亦可而當下所值忠孝因緣纔纔起一毫躲閃則今生之功行虧而多生之業債重矣人知禪師之不屑爲忠臣孝子乃鍛鍊禪師多生之習氣耳其在今日必不以大慧中峯之見地易程叔子之修持蓋宗風易入而軌矩難遵也其稽講學之流弊則曰講學非自孔壇始也成周鄉三物之教未遠孔子正九兩中之以道得民者羣弟子相與師之及乃從授受聞發明六德六行六藝之蘊以仁聖孝友挈其綱以禮樂詩書博其藝杏壇之規模亦未必大於五家之塾其事則皆述而不作自程叔子敘明道以爲千四百年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姚江之後泰州張皇其說曰達則爲帝王師窮則爲萬世師仲尼不但不以萬世師自儗亦不以天下師自居曰天生德于予不曰天以道統屬予也曰文不在茲不曰道不在茲也以千古絕學昂中庸之道借孔子爲桓文以爲堯舜湯文之主盟世儒

但知鳴道淑人之爲王道而不知言過其量願
侈于力覇心卽伏於任道之中原其所自則以
儒者高檯聖學失孔脉之正針而遠乾龍無首
之旨也昔之創書院者多名儒據道統之雄心
今之創書院者多豪儒立道幟之覇心則江陵
之毁書院或亦他山之石而講學聚徒誠不可
以不愼也公以深心弘願值三教之末流慨然
思身爲砥柱以祖述憲章爲學的以圓宗方矩
爲教準而其所痛疾而力挽者則在狂爲二端
故曰今日之當排者不在楊墨而在爲儒之亂
真儒今日之當闢者不在佛老而在狂儒之濫
狂禪又曰唐宋之際有眞禪亦有眞儒儒禪合
之時多僞儒亦多僞禪儒禪合於迹而不合於
於心而不合於迹故不以行勝解劣之方儒爲
金湯而以禪解之足爲儒門導者爲金湯當今
之足爲禪門重者爲金湯又曰孔子圓千聖以
立極其後爲曾爲思周子圓三教以標儒其後
爲程爲朱皆以圓宗倡以方矩承姚江拈出無
善無惡之本體重新周子之太極而承學者以

圓應之三傳而刑僇之民出則以其創始者因
地或未正而知微知彰之哲不無遜於古人也
公之論學貫穿千古未嘗不以姚江四語爲宗
迨公之晚年梁溪顧端文公講學于東林力闡
性善而辭闢無善無惡之旨公與之往復辨折
先後數萬言梁溪雖未能心服度終不能奪公
而止然而公之論學亦因乎其時姚江以後泰
州之學方熾則公之意專重於繩狂泰州以後
姚江之學漸衰則公之意又專重於砭僞嘗以
兩言蔽之曰從心宗起脚而不印合於應世之
儀象者皆狂也從儒門立脚而不究極于出世
之因果者皆僞也淵乎微乎其思深其慮遠其
猶作易者之有憂患乎公雖不居師道而其言
可以爲百世師也又何疑乎謙益少游於梁溪
顧獨喜讀公之書私淑者數年丁未之秋執弟
子禮侍公於吳郡之竹堂寺公老且衰矣晨夕
訓廸不少勸閒嘗涉公之有道貌無德機渾然
如河漢如鬼神驟而即之其風節以爲如高山如
赤子也聞公之風而欽其風節以爲如高山如
烈日徐而挹之有掖引無迎距盎然元氣也退

而語門弟子公真古之博大真人者與吾見天下賢人君子有矣見真人則自公始是年冬公疾有加足不良行舌閒强不能舉少閒呼子珍而命之曰三經麤麤訂而七篇未述終闕典也期以殘臘卒業于此明年當夢奠之歲予欲無言決矣當其擁被執筆寒威瘃膚冰稜拒筆漏盡而火息雞號而旋起氣息支綴欲絕而續者每夕以數計迨除夜而始畢每正色語家人曰吾非不惜死君子畏天命進修欲及時也明年病益劇扣擊諄復不舍晝夜病革命輿過中堂當坐而瞑公嘗謂曾子言死而後已吾謂士之任道當死而不已嗚呼斯公之所以自道者與公卒於萬曆戊申七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妻陳氏封安人子五人士珩府學生先卒珍歲貢生次士龍士璞士珙戊申九月葬於吳縣鐵山之新阡士龍深達佛乘唱演台教白衣說法緇素歸仰號爲卽中大師公嘗懸讖當有麒麟出于膝下士龍豈其徵與公所著書有周易六龍解一卷剖疑一卷石經大學測義三卷辯義二卷訂釋一卷中庸則義一卷訂釋二卷論語測

義十卷訂釋十卷孟子訂測七卷刑曹疏議四卷從先維俗議五卷續原教論評二卷惕若齋前後集六卷憲章餘集六卷問辯酬諮嘖諕諸錄合二十餘卷覺迷蠡測六卷嗚呼楊子雲之書桓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文中子之徒皆爲公卿國史不爲其師立傳至唐末而司空圖立碑以表之公嘗言名根未斷不許著書斯文之顯晦固有時節因緣豈以沒而言立爲汲汲者哉昔者新安趙汸作黃澤楚望行狀閔其師之書不傳也略其行而詳著其言謙益竊有志焉故於公之書撮取其要言大義炳如日星者著之於篇若其窮玄極深之學橫竪三界出塵沙而放煙海如覺迷蠡測一編應門人叚給事然之諮叩者其一班耳不賢者識其小者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吾未之敢及也公表章石經大學爲劉歆賈逵所傳者出於鄭端簡之古言而門人瞿太僕汝稷著書力辯其僞綏安謝兆申作石經考證尤爲詳覈或曰嘉靖中四明豐坊僞譔也謙益墨守舊聞頗以二子之言爲然姑闕如以俟後之君子謹狀崇禎元年門

人嘗熟錢讓益狀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